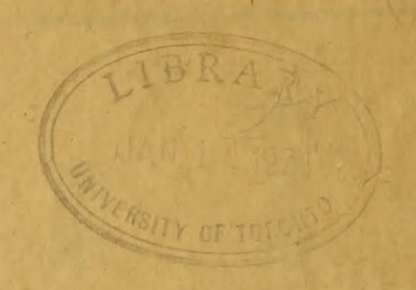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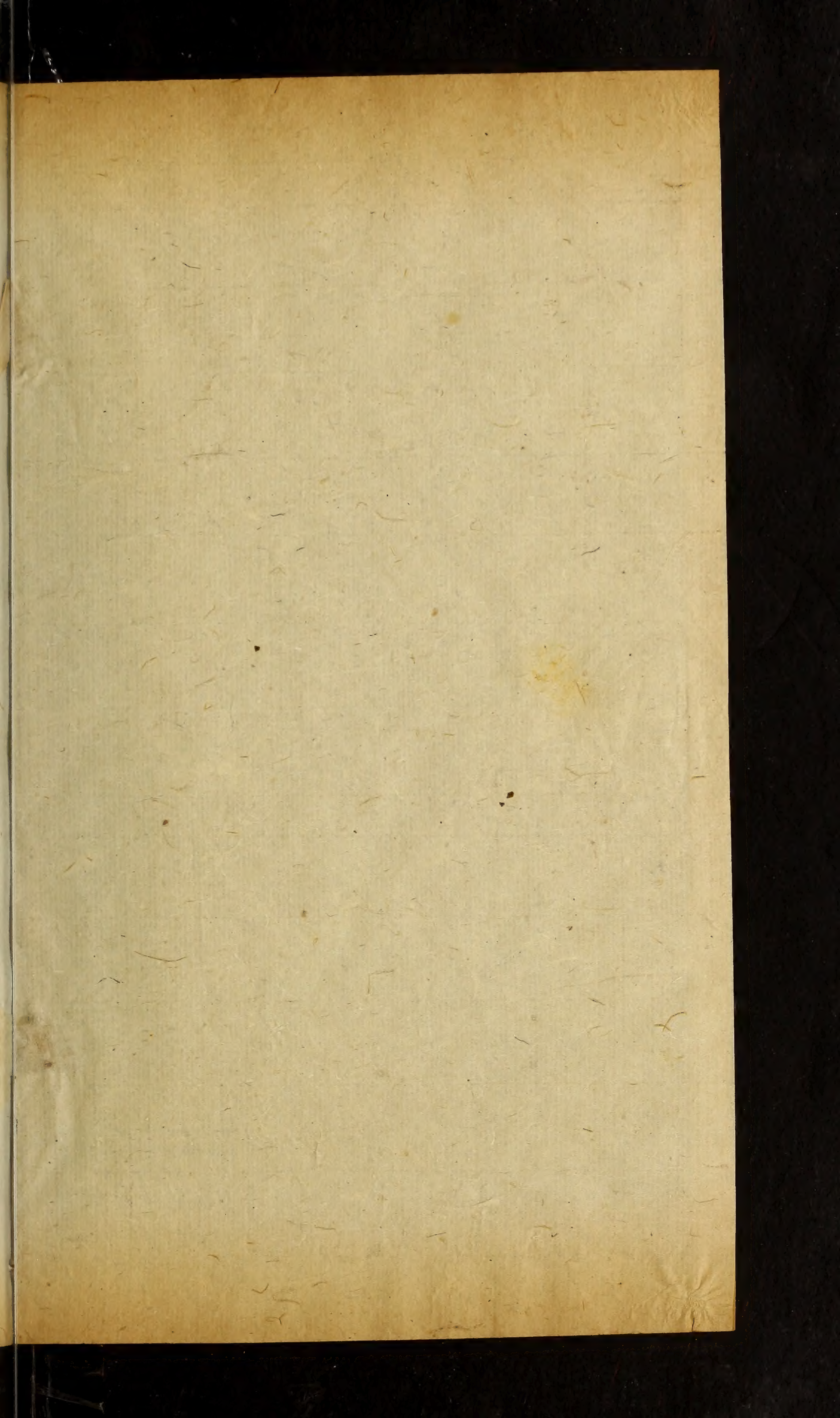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四

綱目續編　全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尋立爲太子。受內禪。在位五年。壽四十四歲而崩。○帝四十受禪。遭后悍妒。亟欲立子。鷟憂得疾。上不能致孝親父。下不能顯傳嗣子。及親之喪。不能執禮。一旦仆地。大臣從權。擁立嗣子。閒居五載。與妒后俱亡。光宗眞萬世之罪人也。

綱 庚戌。光宗皇帝紹熙元年。金章宗景明昌元年。春。正月。朔。帝

本朝學術最爲近古

朝壽皇于重華宮。綱 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譏議道學者。目 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俱眞宗年號之間。道臻皇極見七四卷上治保太和。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易乾卦彖傳保合太和至於慶曆嘉祐俱仁宗年號盛矣。不幸而壞怪於熙豐熙寧元豐俱神宗年號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哲宗年號君子起而

救之。紹聖。元符。俱哲宗年號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崇觀崇寧大觀俱徽宗年號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卽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懷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謗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

由此而定公論由此而明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税駕（憩息也　憩音契）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

王介廷試策

廷試舉人婺（婺州今浙江金華府）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人也君子正人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

劉光祖飄
風一掃

議。少沮。

雲間張氏曰。嗚呼。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非道學。則三綱淪。九法斁。幾於禽獸。非人也。天非日星。則晝刻亡。五行滅。均於杳冥。非天也。是知人不可無道學。猶天之不可無日星也。亙古迄今。何嘗有熄。間有誣妄詆毀之者。譬諸陰霾毒霧。蔽於頃刻。一過飄風。則掃滅殆盡。何損於日星之明哉。是以王淮陳賈林栗輩。以狗鼠之見。大擁陰霾。劇施毒霧。而蔽之。未幾卒遇光祖飄風之一掃。不能損於日星之明。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臣敢以爲文公頌

【綱】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目】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偁（見卷二十二）之長子也。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寵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綱】秋。

七月。以酉正爲左丞相。王藺爲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王藺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

綱 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后殺貴妃黃氏。翌日。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

目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諫三宮。壽皇及帝并后也。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構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蛤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覩藥實有。

光宗不朝壽皇 李后悍妒

心銜（銜恨也）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見卷十七三五）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緩。濯也）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同盒）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旣聞貴妃卒。又値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

朝重華不果

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綱 壬子。三年。金明昌三年。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目 帝自有疾。重華溫凊。見四三卷二一。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寖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居。衣後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

綱 夏。四月。以丘崈崇爲四川制置使。目 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吳玠吳璘後也。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

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崈往崈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利州安撫使○利州見八二卷[illegible]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陳騤疏告切時病

綱 六月以陳騤遂同知樞密院事

目 騤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戎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

帝始朝重華宮

綱 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

目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節冬至 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 親 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綱是歲諸路大水。

綱癸丑四年。金明昌四年。春三月。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騤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

綱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目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俊。志

錢塘城可灌

存經濟。隆興（孝宗年號）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見上）之永康（今金華府永康縣）。益力學著書。嘗圜還視錢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臨安治也）。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在杭州府城西）耳。淳熙（孝宗年號）中。更（耕）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見六六卷十二）之所。壽皇赫然震動。名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覿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厲志讀書。

陳亮學推王通

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見四十卷二五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眇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上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雖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莅政一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

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旣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今江南江寧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綱】利州上（見）安撫使吳挺卒。丘崈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軍。（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綱】六月。胡晉臣卒。【目】帝自有疾。不覲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怗然。其所奏陳。以溫凊定省（刪○見四三卷二一）。溫凊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商書說命篇啓乃心沃朕心注）

陳傅良趣進引帝裾

謝深甫勸朝重華宮

啓開也沃灌溉也啓乃心者開其心剴切彌縫縝軫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飫也

密人無知者〔綱〕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綱〕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目〕帝制於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促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畱帝入傅良趣趨進引帝

稀四見上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之傅良痛哭於庭后
益怒遂傳旨罷遣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收祕閣脩撰
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祕書郎彭龜年等皆上疏
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
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
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
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內侍押班以謝天下太學生
汪安仁等一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
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始往朝 綱 十二月夏主仁孝

夏尊孔子爲文宣帝

十二時中莫欺自巳

卒子純佑立[目]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於國中立小學於禁中親爲訓導尊孔子爲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祐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綱]以朱熹知潭州今湖廣長沙府[目]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綱]甲寅五年金明昌五年春正月壽皇有疾[綱]葛邲罷[目]邲爲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古論惟恐其人聞之常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綱]金購求遺書[綱]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

帝與后幸玉津園

疾重華宮。不從。目自壽皇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在杭州府城南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閒諫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閒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讟讀。怨謗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上見雖有此心。

彭龜年伏地扣額

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祝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甃。甃音奏。階砌。也。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墀音池。墀階上地也。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

之。綱五月。壽皇疾大漸。見五卷三一入。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目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上見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皮事三國魏曹丕黃初元年。十二月。丕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飢。侍中辛毗極諫。丕怒。入內。毗隨引其裾。丕乃徙其半。以謝。彭龜

羅點引辛毗事以謝

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

【綱】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詣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

【目】壽皇崩。年六十八。趙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昃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居請壽皇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奏。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設行祭禮。太后許之。

【綱】

留正佯仆於庭

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

[綱]秋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逋。[目]尚書左選郎官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於庭。卽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

臨朝仆地

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冑輿五鼓逃去。【綱】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卽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目】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祝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稿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閤蛤門事韓侂託冑。侂冑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冑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從次命逡巡將退。內侍

趙汝愚請
立嘉王

綱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且云侂胄安在禮曰臣已遣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殿帥陳駿余端禮亟命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時將禫祭除服祭也翌日甲子羣臣入嘉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見二三卷八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

汝愚擬太后指揮

天子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

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前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内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禮[illegible]

詔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始悅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雲間張氏曰嗚呼逆悖父疾不問妄父崩不成服惟婦言是用動輒稱疾旣云有疾何與虐后招搖王津乎跡其所爲大逆不道凡五霸之君尚以誅不孝爲盟當時金人若興問罪之師則宋人最爾之國其能保有乎汝愚貴戚之卿也此舉得矣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

綱 立皇后韓氏 目 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爲后 綱 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 綱 召留正赴都堂視事 目 帝手札遣使名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

留正復相

徐誼遠識

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爲吏部侍郎。而正復相【綱】以趙汝愚爲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爲樞密使。以陳騤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綱】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汝州防禦使【目】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閒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

寧宗首舉大儒

須尋天下第一等人。

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厥望。怨望也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綱貶內侍陳源等十八人。侍御史章穎論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詔皆貶官斥外。綱八月。名朱熹至。以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發明寧宗新服厥命。而首舉大儒。可謂慶矣。綱目大書曰名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目先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爲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

彭龜年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

魯莊公不能制其母魯莊公母桓公夫人文姜齊襄公妹也按春秋傳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齊人以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作敝笱之詩以刺之○濼音洛禚音酌笱音苟敝笱詩齊風篇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敝笱之篇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入見上名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上見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

行權不失正之根本

惜名器。見四卷十九。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愽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爲陛下憂之尤有可議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虞書負罪引慝言舜自負

其罪。自引其愆。不敢以爲父母之罪愆也。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見上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綱】增置講讀官。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爲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缺失。晚講官賜坐以講。

【綱】內批罷左丞相留正。【目】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上見）日往來之地。侂

辦事當論其心

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欑宮（欑孝宗梓宮）不合侂胄因閒諛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見上七）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綱】以趙汝愚爲右丞相

【目】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憾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

【綱】九月羅點卒

【目】點孝友端介不爲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亦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

韓侂胄謀去趙汝愚

羅點。相繼論謝之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綱以京鏜參簽書樞密院事。韓侂胄引以自助。綱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

目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蛤門事劉㢸彌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今廣東省之行。侂胄愕然問計。㢸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㢸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

積誠意以感動帝心

黨劉德秀屬祝深甫遂以内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復疏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黄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今江南蘇州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綱】閏月内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目】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

峩冠闊袖戲帝前

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胄大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閒（閒。乘空閒處）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曲禮。五十日艾。六十日耆）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貫）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見且拜。帝不省。汝愚因

求罷去不許越一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詔繳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馹日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帝不聽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矣

雲間張氏曰丞相留正之罷以內批待制文公之罷以內批韓侂胄謝深甫等進亦以內批厥後

進侂冑。罷龜年。亦以內批。則知寧宗雖處天位。要亦韓氏之廝役耳。噫。寧宗闇弱。而侂冑窮兇極惡如此。寧不斬宋之國脈。而召玉津之禍乎。

罷賢進佞

綱 十一月。以韓侂冑兼樞密都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　葬永阜陵。綱 十二月。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進韓侂冑一官。目 侂冑權勢日重。龜年上疏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冑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

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

中書舍人樓鑰。繳奏以爲非是不聽。由是侂胄益橫

綱 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

僑同知樞密院事。目 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

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

固也。元樞（陳騤知樞密院事故稱）亦欲爲好人邪。故罷之。而引

京鏜居政府。以閒（諫）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

所倚信。綱 以趙彥逾爲四川制置使。目 工部尚書趙

彥逾。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

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第二子。初封嘉王。光宗悖逆。趙汝愚奉太皇太后。奉嘉王受內禪。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歲而崩。○帝謙恭仁儉。始終如一。然柔而不明。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遠。屏斥忠良。玩兵致寇。嘉定以後。金人犯邊。無歲不擾。元起北方。江南危懼。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白虹貫日

綱 乙卯。寧宗皇帝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春。正月。白虹貫日。見三九卷十七。以李沐爲右正言。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目 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

一網打盡

鄭湜草制詞

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祕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冀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今福建福州府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請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殖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詞。亦免官。兵

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慼。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勤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黮探明也。不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凡有

政務多召訪之。詳隨事裨悉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

靜軒周氏曰。災異必書。重天變也。白虹者。妖氣所凝。侂胄之謂也。日者。人君之表。寧宗之謂也。以白虹而貫日。以妖氣而侵陽。況當卽位紀元之始。其意豈不明且切歟。宋之君臣。未見其有憂動脩省之心。而侂胄小人。反挾私忿以相報。復官李沐之奸邪。誣汝愚之謀逆。寧宗不察。是非罷其相位。豈不深可哀哉。汝愚不能制侂胄而卒爲侂胄所制。詎非臣不密則失身之驗乎。

音註 臣不密則失身。見四六卷十三。音註。

綱 夏四月。安置太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目 祖儉上

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侵韓侂冑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今廣東韶州府安置或謂侂冑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瘴癘之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冑始改送吉州今江西吉安府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綱】以余端禮爲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

【綱】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

【目】宏中與周端朝張衜林仲麟

太學生六人伏闕上書

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豈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立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議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福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欽宗年號已然之驗何堪再見

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宏中、備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傅信州人。天下號爲六君子。

【綱】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眞僞。遂罷國子司業汪逵等。

【目】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宗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

劉德秀乞考核眞偽

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廉潔好脩者皆偽耳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眞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眞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眉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逵入劉子辨之德秀以

遠爲狂言。亦襮厚平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於朝堂。【綱】加韓侂胄保寧節度使。【綱】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目】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監察御史胡紘宏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爲罪云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今湖廣永州府安置。誼

葉翥知貢舉

惠州（今廣東惠州府）團練副使南安軍（今江西南安府）安置汝愚

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冑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

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今湖廣衡州府）病作衡守錢

鍪（謀）承侂冑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寃

之（計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

綱 丙辰二年（金承安元年）春正月以余端禮京鏜爲左右

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

院事 綱 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註）知貢舉 目 翥與

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

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

靜軒周氏曰。是時以僞學斥君子。而所用者皆蠅營狗逐之徒。如以余端禮京鏜爲丞相。謝深甫之爲參政。鄭僑之知樞密。何澹同知院事。葉翥之知貢舉。此皆侂胄之爪牙。其同惡相濟爲如何哉。天下不治。從可知矣。故綱目詳書以著其失也。

綱 夏四月。余端禮罷。時韓侂胄擅權。斥正士。端禮鬱鬱不樂。志稱疾求罷。

綱 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思。

目 初翥要邀思列疏論僞學。思不從。韓侂胄遂

治道在黜首惡

薦翕而罷恩。綱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目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給事中及中書舍人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冑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該姚愈等。上疏力爭諍以爲不可。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爲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冑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

禁用僞學之黨

畱八過失於心。此皇極（見上）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發明]黃黼言治道在黜首惡。其意蓋指侂胄也。於時前後左右皆侂胄之黨。而黃黼則一薛居州也。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綱]八月禁用僞學之黨

[目]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搖動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隕命。羣邪屛（丙）跡。自御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徽宗四字年號）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

柴中行自承僞學

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僞學之黨等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已而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今江西撫州府。）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審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綱]冬。十月。召陳賈爲兵部侍郎。[目]以其嘗擊朱熹（見上卷二七也。）

[綱]十二月。削祕閣脩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

朱子草封事數萬言

遇遯之同人

脫粟飯

隻雞樽酒未爲之

于道州。臣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密奏也)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寃。子弟諸生更(平聲)進迭諫。以爲必且買(占)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卦名)之同人(卦名)。熹默然取槀焚之。遂上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祕閣脩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爲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今福建建寧府)熹待學子惟脫粟(言纔脫穀而已不精鑿也)飯。遇紘不能具也。紘不悅。語(去聲)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樽酒

山中未爲乏也。及是爲監察御史。乃銳（胃）然以擊熹自任。貢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娘去聲。酒爲醞釀。）作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爲小官時。嘗採摭（職。拾也。）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妹）乞褫（恥。奪也。）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

此孔孟正脈

季通吾老友

元定於道州。（屬湖廣永州府）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見七二卷五）張氏正蒙。（見七二卷六）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今建寧府建陽縣）西山絕頂。忍飢啖薺（薺上聲。菜名。）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元定字。）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焉。尤袤楊萬里交薦於朝。名之不起。會僞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

蔡元定貽書訓諸子

下者焉微覘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交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舂陵郡名在永州府寧遠縣）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

西山先生

曆。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洪範見二卷二九）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爲之折衷。

雲間張氏曰。文公之罷官。季通之竄逐。備書於冊。適足以遺寧宗萬年之臭。流朱蔡百世之芳。然則抑之者。乃所以揚之也。毀之者。乃所以譽之也。於朱蔡二賢惡乎損。

綱 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春正月。鄭僑罷。綱 夏閏六月。貶留正爲光祿卿。居之郢州。目 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留正共引僞學之罪。侂胄大喜。即日降旨。除

三傑右正言。正坐貶郤州(今湖廣寶慶府)居住。[綱]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諡曰憲聖慈烈)[綱]十二月。籍僞學。詔吏部侍郎黃由。[目]知綿州(綿州屬四川成都府)王沇(衍)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

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顥周南吳柔勝李埴。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衟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沇爲利州（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路轉運判官。

綱 戊午。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綱 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

綱 詔嚴僞學之

由竇尚書屈膝執政

禁。綱秋七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目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敘其知遇之意。衰遲之歎。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閽昏人守門隸也。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闢暫人聲未及閉。遂俯低頭僂僂曲背。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綱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賜名曮炎上聲目帝未有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昭

粟金蒲桃小架

北珠製十冠

太祖長子九世孫與愿於宮中。年六歲矣。尋賜名曮。封衛國公。[綱]以趙師𢍰（擇）爲工部侍郎。[目]師𢍰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𢍰最後至出小合（同盒）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拙）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去聲）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𢍰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去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

犬嗥叢薄

劉光祖涪州學記

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眞田舍閒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嗥叢薄。木日林草日叢。視之乃師睪也。侂冑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目 己未。五年。金承安四年。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韓侂冑使蔡璉誣告趙汝愚等定策時有異謀。遂奪彭龜年曾三聘等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綱 二月。放主管玉虛觀。貫劉光祖于房州。目 光祖撰涪涪州屬四川重慶府。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以學爲棄物。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

豆飯藜羹

姦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見六五卷四居住。[綱]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于壽康宮。[義][廣]書曰始者。以見前此未嘗朝也。嗚呼。寧宗之於光宗。亦猶光宗之於孝宗也。身致如此。何足怪哉。[綱]九月。加韓侂冑少師。封平原郡王。是歲。諸州大水。

[綱]庚申。六年。金承安五年。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爲左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綱]三月。故祕閣脩撰朱熹卒。[目]熹家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步尺。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

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屛伏丘壑。依阿巽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革亟也。）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於信上。（信州道上。信州今江西廣信府。）欲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閒。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

朱子所著書

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見七一卷十五。）通書。西銘（見七

朱子所編次書

二卷。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升）計。最知名者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不過數人。而能傳斯道。章章較（覺明也）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孟子而後。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先生。）程（二程子。）張（載。號橫渠先生。）子繼之

榦知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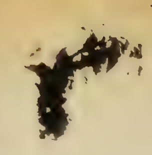
統至熹而始著。衆以爲知言。榦初見熹。夜不設榻。解帶。熹語（去聲）人曰。直卿（榦字）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去聲）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質布・色白・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則其被於體也深邃・故名）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

吾道之託在此

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歿。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卒贈朝奉郎。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

以弘名齋

弘毅之語。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而折衷之。諸生畏服。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



隨力到處及物即功業

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居家講道學者宗之。卒贈直華文閣。治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求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

張洽自少用力於微

治自少用力於微。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於世。仕終直寶章閣。

此非聖賢事業

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今福建漳州府 淳請受教。爲學益力。熹語人曰。

南來喜得陳淳

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及熹沒。淳追

以果名齋

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多所著述。仕終安溪（今福建泉州府安溪縣。）主簿。方子端敬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恣）耳。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廣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沉。元定子也。著書傳。

靜軒周氏曰。子朱子發聖人未發之精蘊。集諸儒未集之大成。正心。脩身。安貧樂道。樂則行之。

萬世仰其餘澤

曾自承其旨也

憂則違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卒忌譏邪，弗果大用。非朱子之不幸，乃宋室之不幸也。萬世而下，仰其餘澤。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顧不偉哉。是以朱子之屈於一時，正所以伸於後世。豈若凡卉之流，春榮而秋瘁耶。

雲間張氏曰：抑考寧宗之初，嘗名文公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韓侂胄欲攻僞學，以內批罷之。今綱目於其卒也，何不以是官書，而書曰故祕閣脩撰。蓋孝宗朝嘗以文公爲崇政殿說書，文公辭不至，因以祕閣脩撰奉祠。然則綱目不書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而書曰故祕閣脩撰者，承其志也。

綱 夏六月。太上皇后李氏崩。諡曰慈懿。綱 許及之罷。綱 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自強，韓侂胄童子師也。綱 八

太上皇崩。年五十有四。[綱]京鏜卒。鏜奏行韓侂胄風旨。又薦劉德秀排擊善類。稱僞學之名。鏜實發之。[綱]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牢城。[目]祖泰。祖儉見上二一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所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去聲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見五三卷四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動勞者也。立僞

呂祖泰請誅韓侂胄疏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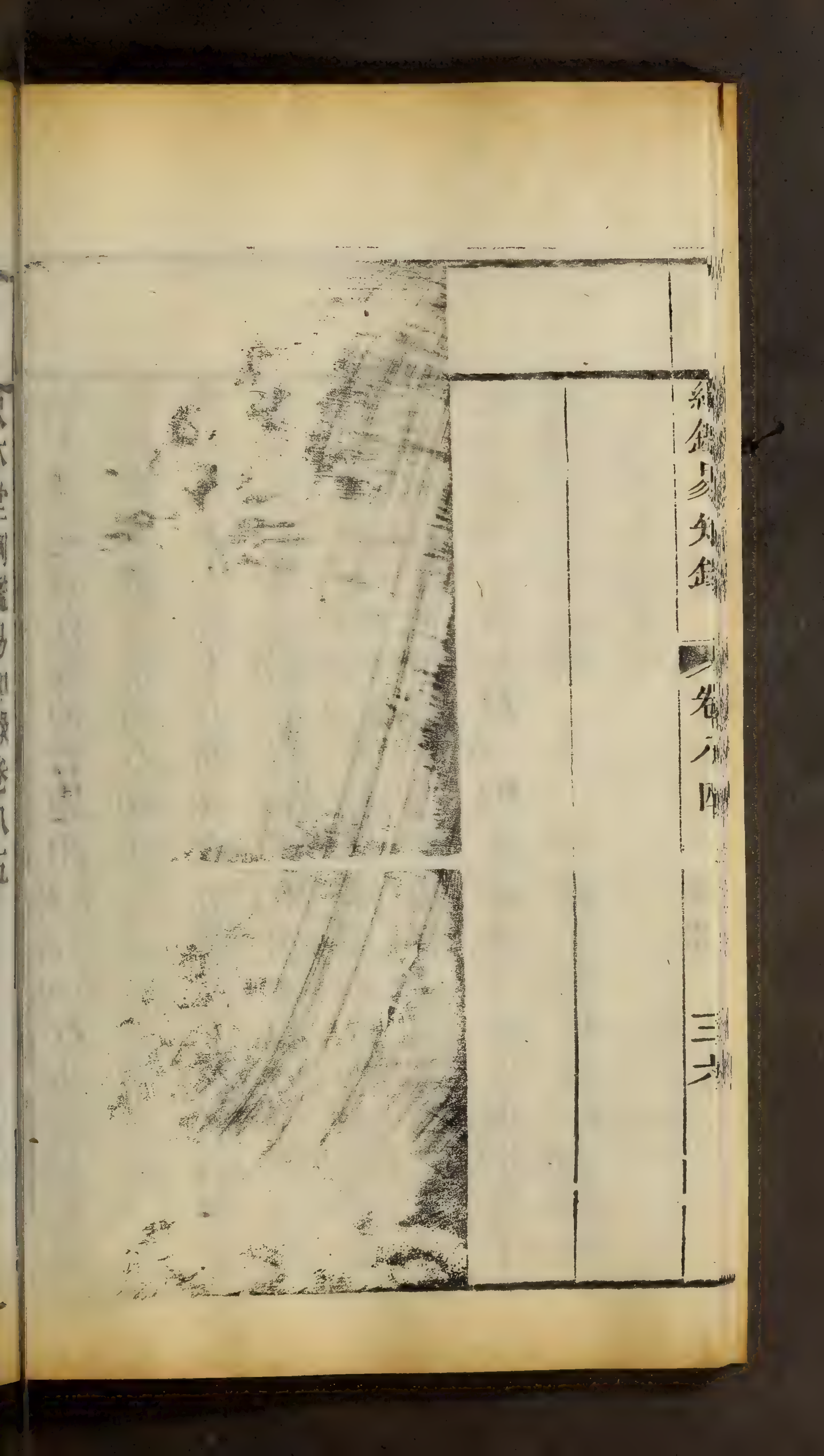
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云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嘉王邸也。邸見四八卷四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二音訖見十二卷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能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爾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

私上書詆言狂妄。拘管連州。屬廣東廣州府。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預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獨當杖黥。擊。刑在面。竄之遠方。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屬廣東廉州府。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紬黜。黜劾。遂貶必大爲少保。

綱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

十一月皇后韓氏崩。謚曰恭淑

綱 十二月。葬永崇陵。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寧宗皇帝

【綱】辛酉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春二月，臨安大火。四日乃滅，焚燒民居五萬二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未有如是歲者。

【綱】秋七月，何澹罷。

【目】時吳挺見上卷七子曦，希爲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

西蜀為國藩屏。丙 而身留行都，未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圖帥蜀，未及賂濬，韓侂胄已許之。濬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遂罷奉祠。

綱 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

綱 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

目 曦至興州（今陝西漢中府沔縣）因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於曦，異志遂成矣。

綱 八月，張釜罷。

綱 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目 皆附韓侂胄者。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見上卷六），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

弛僞學黨禁

殊怏怏。乃市二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秉鈞之聽。秉鈞。見四九卷二三。鈞軸。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綱乃蠻襲西遼滅之。西遼見七六卷二。目西遼王直魯古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尊直魯古為太上皇。直魯古尋死。遼祀始絕。

綱壬戌二年。金泰和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綱二月。弛僞學黨禁。復諸貶謫者官。目僞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

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藉籍田令陳景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為已甚。侂胄然之。於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又削薦牘中不係偽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沒已踰年。詔必大留正各已既秩致仕。詔熹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傅。正復少保。【綱】秋八月。以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

一月。以陳自强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綱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爲皇后。目時后爲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冑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冑有怨矣。綱加韓侂冑太師。 是歲大蝗。

綱癸亥。三年。金泰和三年。春。正月。謝深甫罷。 張巖罷。 帝視太學。 以袁說友參知政事。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二月。以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綱夏。五月。以陳自强爲右丞相。目時侂冑專權。凡所欲

月課　聊以塞責

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爲。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略無攖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爾。加以苞苴（見二卷九）。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音兼。函也）。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自強每稱侂胄爲恩王恩父。蘇師旦爲叔。堂吏史達祖爲兄。侂胄姦宄專政。自強表裏之功爲多。（綱）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綱）秋。七月。造戰艦。（咸上聲。戰船。）八月增

韓侂胄定議伐金

置襄陽騎軍。綱九、袁說友罷。冬、十月。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綱甲子。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目金爲北鄙阻轐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倉空匱。國勢日弱。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見六四卷二二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見二十卷二二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而浙東治紹興府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

必亂亡。顧屬祝元老大臣。備兵爲倉猝應變之計。侂冑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冑用師之意益銳矣。

史臣曰。恢復。大義也。用兵。大計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將相調和而後行。又必觀釁。俟時。委任得宜而後舉。猶慮無以濟事。況可爲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慮乎。侂冑擅朝十有四年。窮姦極惡。海內切齒。知其無以自容。方假恢復之謀以爲固寵善後之計。不知兵凶戰危。爲國招難。以陳自强爲謀主。蘇師旦爲腹心。而用飢之意益銳。故華岳諫起釁則遠竄。丘崈論首禍則不納。妄用蠢類。沮塞人言。用程松而程松逃歸。用吳曦而吳曦降虜。其他如郭倪李爽皇甫斌之徒。又皆庸瑣之才。一旦委以分閫之柄。是以師衆敗潰。兩京兩河相望淪沒。虜騎且波淮甸

江表。而行在爲之震恐。講和之使。復遣。五事之要益堅。不可卻矣。然則侂胄恢復之謀。適爲釁國之策。未幾。玉津之誅。且函首畀金矣。夫侂胄稔惡既深。而受禍益烈。孰謂天道遠乎哉。

綱 三月。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夏四月。許及之罷。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

綱 五月。追封岳飛爲鄂王。

岳武穆追封鄂王

目 先已賜諡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飛。尋封劉光世爲鄂王。見入一二卷 贍字文虛中少保。

綱 秋八月。張孝伯罷。

綱 冬。十月。以張巖參知政事。十二月。詔宰相兼國用使。

目 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拗國用司。總

太白晝見

華岳諫啓邊釁

穀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掊克民財。州郡騷動。

綱 乙丑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春三月。費士寅罷。

綱 太白晝見。見四五卷二。

綱 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綱 以皇甫斌知襄陽府。屬湖廣。目 尋以斌爲京西北路招撫副使。

綱 竄武學生華岳于建寧。

目 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啓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今福建建寧府

綱 五月。金以僕散揆爲河南宣撫使。金主璟聞

丘崈諫北伐

朝廷將用兵，命平章僕散揆宣撫，會兵於汴以備之。綱秋七月，詔韓侂冑平章軍國事。綱以蘇師旦為安遠節度使，領閤門事。韓侂冑暱師旦為腹心，故有是除。綱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僕散揆至汴，移文求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白於金主，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綱以郭倪知揚州。今江南揚州府。目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綱九月，劉德秀罷。綱遣使如金。韓侂冑欲審敵虛實，故遣陳景俊往賀正旦。金主諭以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景俊還，屏兵益急。綱以丘崈崈為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目初韓侂冑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

丘崈手書切諫

危。君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侂胄不納。至是命崈宣撫江淮。崈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綱 丙寅二年。金泰和六年。春二月。壽慈宮火。太皇太后移居大內。

綱 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目 松移司興元。今陝西漢中府。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今漢中府鳳縣。西軍六萬屬焉。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

無所關與。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廷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挑也。）以去。松亦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綱】錢象祖罷。

夏四月。以薛叔似為京湖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綱】追奪秦檜王爵。改諡繆醜。（繆音謬。論檜主和誤國之罪也。）【綱】金復命僕散揆會兵河南。【綱】吳曦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目】曦既得志。與其從弟晛（賢上聲）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階成。（見七九卷五。）和（即下西和）鳳（即鳳縣。）四州於金。求

李壁伐金詔

封蜀王。【綱】郭倪遣兵復泗州。五月。下詔伐金。【目】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屬江南鳳陽府乃議降詔。略曰。天道好還。見七三卷二十六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邀盟。朘宣生靈之貲。朘刻也。前漢董仲舒傳。民日削月朘。奉溪壑之欲。國語。叔魚生。其母曰。虎目豕喙。鳶肩牛腹。溪壑之欲。是不可厭。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軼入塞而公肆創傷昌也。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洎忌及也。行李見六九卷十八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汚。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祝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見八十九卷言乎

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綱】郭倪遣兵攻宿州屬鳳陽府大敗【目】時建康今江南江寧府都統李爽攻壽州屬鳳陽府亦敗【綱】皇甫斌敗績于唐州今河南南陽府唐縣【目】時江州今江西九江府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今河南汝寧府亦不克而潰會【綱】詔以宗室均為沂王柄嗣賜名貴和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綱】六月鄧友龍免以丘崈為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崈代之駐揚州於是王大節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綱】秋七月蘇師旦有罪安置韶州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除名韶州

揆兵下蔡

安置【綱】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壁參知政事【綱】夏李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立（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友子也廢純佑自立改元應天未幾純佑死安全號之曰桓宗）【綱】冬十月金僕散揆分兵入寇（揆分兵為九道南下）【綱】金人（胡沙虎）圍楚州（今江南淮安府）【綱】十一月以丘崈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綱】金人陷京西州軍招撫使趙淳焚樊城（樊城在湖廣襄陽府城北漢江上）而遁【綱】金僕散揆陷安豐軍遂圍和州【目】揆引兵至淮遣人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奧（郁）屯驤揚兵下蔡（下蔡漢縣故城在鳳陽府壽州）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為誠然悉衆屯

花靨葉以備之揆乃遣賚不等潛師渡八疊駐於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揆遂下安豐軍（治鳳陽府壽州）進圍和州（屬江南）屯於瓦梁河以控眞（今江南揚州府儀眞縣）揚（卽揚州府）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於是江南大震

【綱】金人入西和州（今陝西鞏昌府西和縣）十二月入成州（見上）吳曦焚河池（見上）退壁青野原

【綱】金人陷眞州寇六合（見四一卷七）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見上六）走

【綱】金人入大散關（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吳曦還興州

【目】時興州（見上）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金人遶出

天赤如血

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置嗟口。金完顏綱以金主命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莫屬幕府僚屬諭意請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見七七卷二七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謂吳玠吳璘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

綱 丘崈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僕散揆還軍下蔡。

目 韓侂胄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諭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崈乃遣劉祐持書於

揆願講好（去聲）息兵。揆不從。宗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上見

綱 薛叔似免。以吳獵爲京湖宣撫使。

綱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

目 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捌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葉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且微明也）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

葉人破水櫃

香豆敗敵馬

羊鼓緩追兵

元太祖鐵木真稱帝

乘勝追逐。馬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升）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鐸）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綱　程松自興元（見上）逃歸。

綱　蒙古奇渥溫（姓）鐵木真（名）稱帝于斡難河。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叉兒。母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叉兒。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部。居於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於遼金。而總隸於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於跌里溫盤

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眞名之也速該死鐵木眞年
幼其部衆多歸於族人泰赤烏部泰赤烏合七部入
凡三萬攻之鐵木眞與其母月倫率部人爲十三翼
大戰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
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眞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
馬眞吾主也因悉歸之泰赤烏部遂微朮幾塔塔兒
部叛金鐵木眞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
授鐵木眞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眞乃
以乃蠻部强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眞乃
大會屬部於帖麥垓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營於
沆海山與蔑里乞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眞與之大
戰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眞益以盛强明年遂
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
諸部長於斡難河之源建九斿白旗自號爲成吉思
可汗○可汗音榼
寒猶漢言天子也

[目]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
受鐵木眞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於金主請以事

楊震仲死節

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眞聞而憾之。綱蒙古滅乃蠻。

綱丁卯。三年。金泰和七年春。正月。罷丘崈。以張巖督視江淮軍馬。目時金已有和意。崈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指韓侂胄爲元謀。君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罷崈。綱以陳自強兼樞密使。綱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楊震仲死之。目曦名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鐸不能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其他如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

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等悉棄官去。綱 三月，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綱 金平章政事僕散揆卒于下蔡。目 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於汴。至是，揆卒。揆為政多惠，人樂為去聲用。綱 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轉去聲驛遞首臨安。目 監興州一見上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屬四川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不視事，乃屬祝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

臥所。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俞。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二月。丁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遁。李貴卽前斫。（酌斬也）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先是韓侂胄聞曦

反大懼。名知鎮江府（屬江南）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以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即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誅曦露布（見五四卷）（十三）已聞。朝廷大喜。傳曦首至臨安。詔誅曦妻子。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

雲間張氏曰。抑觀曦之伯父玠。以豪俠立功於高宗時。雖張韓劉岳。不足多讓。至其子孫不肖。反蒙首惡之誅。可哀也已。若夫安丙者。不顧矯制之嫌。以戍平賊之績。可謂識時達權者歟。

【綱】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目】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今浙江紹

興府蕭山縣。丞名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聞虜自我金人若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侂胄矍覺然驚顧貌。遂以信孺爲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

綱 三月。安丙使興州見上將李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俱見上七及大散關見上九

綱 夏四月。程松以罪竄澧里州。屬湖廣岳州府

綱 以錢象祖參知政事。金人復陷大散關。

綱 五月。太皇太后謝氏崩。謚成肅

綱 李好義襲秦州屬陝西鞏昌府與金將木虎高琪戰敗績。

目 好義還爲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荊今湖

安丙殺楊巨源

廣荊州府。鄂，鄂州，今湖廣武昌府。都統制。

史臣曰：曦之誅，實楊巨源、李好義之謀。好義失於周防，竟爲王喜所圖。宋知喜爲曦黨，既不能罪，又以節鎮賞之，幾何不爲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禍乎。

【綱】六月，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目】初吳曦誅，獎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授通判，心益不平，乃怨功於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鞫，窮罪也）。推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於鳳州（見上）之長橋而敗，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

蝗飛蔽天

械送閬州（見八十卷七）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縝殺之。忠義之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闡義】安丙平賊之功。巨源之力也。合以重報而進階。奈何惟與通判而巳。豈其心之不平也。又況信讒而使叛臣之黨誣其罪而殺之。果何義哉。

【綱】秋七月。大旱蝗。【目】蝗飛蔽天。食浙西（治杭州府）豆粟皆盡。詔郡邑賑恤之。

【綱】九月。貶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柟（南）如金軍。【目】信孺至濠州（今江南鳳陽府）。紇石烈子仁下之於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邀）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

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汴州今河南開封府金都也）見完顏宗浩宗浩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去）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錢貫也）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為（去聲）動宗浩遣信孺還復書於張巖曰若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匹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

方信孺以口舌折強敵

史彌遠誅韓侂胄

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柟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柟。倫（見八一卷二七）之孫也。

綱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

目自兵興以來。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

用兵。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三見上因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群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先白錢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璧。彌遠自懷中出御批。罷韓侂胄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

奏竊璧請事酉恐泄乃已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 見上卷九 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胄聞遂下詔暴侂胄罪惡於中外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綱 治韓侂胄黨竄陳自強于永州 今湖廣永州府 斬蘇師旦流郭倪等于嶺南 廣治東廣州府 貶李璧等官

綱 以衛涇簽書樞密院事

綱 立榮

林大中遠識

函首畀金

王曮爲皇太子。更名㦞儔。尋更名詢 綱 十二月罷山東京東西路招撫司 綱 以錢象祖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 目 初韓侂胄欲內(納)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章極論其姦因辭官屛(丙)居時事不挂於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綱 戊辰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春。正月。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 綱 王柟還自汴。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祕)

金〔目〕栴至汴。金主遣栴持書求函韓侂胄首以贖淮南。栴還言於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兇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栴送金師。以易淮陜侵地。

〔附議〕二姦死首固不足惜。與之適足以弱國體耳。

〔綱〕復秦檜爵謚。畏金也

〔綱〕臨安大火

〔綱〕夏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目〕王栴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遂命完顏匡等罷兵。吏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見上九及濠

丘崈忠義天性

州。見上十四 綱 衛涇罷。林大中卒。綱 秋七月。召丘崈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目 崈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綱 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廣義 機鑰並用。可謂得人矣。無美辭。而美自見矣。目 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爲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悲。助也。贊之功爲

多。尤惜名器。見四十九卷。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怨。

綱金遣使來。和議成。

綱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爲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

綱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

目永濟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無子。疏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位焉。金主殂。元妃李氏黄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即位。

綱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謚忠定。後追封福王。

綱錢象祖罷。

綱己巳。二年。金主永濟大安元年。春。正月。以樓鑰參知政事。章

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綱】夏。五月起復右丞相史彌遠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

【綱】蒙古入靈州。故城在陝西寧夏衛城南。夏主安全降。夏自是益衰。

【綱】冬。十二月。畏五兒國降于蒙古【目】畏吾兒。唐之高昌見四四卷十一也。

【綱】庚午。三年。金大安二年。冬。十二月。婁機罷【目】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綱】蒙古侵金【發明】蠻夷相攻不書此何以書。著蒙古之漸强。明女真之漸弱也。【目】金主永濟嗣位有

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鐵木真]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未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絶益嚴兵爲備數[朔]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

綱 辛未四年[金大安三年]春三月臨安大火

綱 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

綱 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旭]立[遵頊改元光定號安全曰襄宗]

綱 蒙古攻金西京[今山

眞德秀災異疏

西大同府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

【綱】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居庸關（在直隸順天府城北）。大掠而去。

【綱】壬申。五年。（金崇寧元年。）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

【目】權直學士院眞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夫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

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因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參官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綱 癸酉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春，正月，宇文紹節卒。

三月，樓鑰罷。

綱 故遼人耶律留哥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爲遼王。

發明 書故遼人，予義也。遼爲金滅，不共戴天，苟能倡義復君之地者，亦綱目之所予也。

綱 夏四月，以章良能參知政事。

綱 五月，金主

永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爲右副元帥。秋八月。胡沙虎弒永濟。而立昇王珣初自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

綱 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术虎高琪於懷來。進圍燕。高琪還殺胡沙虎。金主以高琪爲左副元帥。

綱 甲戌七年。金貞祐二年。春。正月。章良能卒。三月。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及蒙古平。

綱 五月。金主珣徙都汴。秋。七月。蒙古復圍燕。

目 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即燕京。今直隸順天府。乃遷都於汴。見上十五。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

眞德秀請絕金歲幣疏

釋憾。特以解和爲款緩也。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遣兵圍燕京。綱罷金歲幣。目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眞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略曰。女眞金本號。以韃提靼撘。蒙古別號。侵陵。佻巢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眞。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直渡曰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見三一卷四。石勒見三一卷二一。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見六二卷十七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

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脩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恕）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情帛也）飾行人之玉帛女眞尚存則用之女眞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綱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

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名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綱】以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

【綱】乙亥。八年。金貞祐三年。春。二月。雷孝友罷。【綱】三月。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於霸州。屬直隸順天府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綱】秋。七月。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簽書樞密院事。【綱】冬。十一月。以眞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目】德秀朝辭

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句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去聲)虜之賚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名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句踐之良圖懲紹興之失策則王業與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道不可輕言鞑靼及山東

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覦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虜亡為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同搢）紳大夫立為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乾象告愆適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

公論國之元氣

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脩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隔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東西兩川地大震

金主不許罷學生廩給

綱丙子。九年。金貞祐四年。春。二月。東西兩川。東川今四川潼川州。西川今四川成都府。地大震。目馬湖。今四川馬湖府。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綱夏。四月遼王留哥降蒙古。蒙古以爲元帥。令居廣寧府。

綱丁丑。十年。金興定元年。春。二月金尚書省請罷府州學生廩給。金主不許。目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二見上設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綱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珏。董居誼飭兵禦之。綱五月。趙方遣統制扈再

與鈐拑轄孟宗政等救棗陽。今湖廣襄陽府棗陽縣。金人敗走。

綱 太白經天。見四二卷十五。

綱 秋七月。李全率衆來歸。全，金濰州北海農家子，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嘉定七年冬，全與仲兄福聚衆數千，鈔掠山東，詔李珏等節制京東忠義軍。

綱 八月。金以河南爲中京。

綱 冬十二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今山東青州府。莒今青州府莒州。州。取之。

綱 戊寅十一年。金興定二年。春正月。以李全爲京東路總管。

綱 夏五月。金中都經略副使賈瑀與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討之。至紫荊關。遇蒙古。與戰。被執。遂降蒙古。

張柔降蒙古

古。直道潤素與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殺之。張柔檄(吸)名道潤部曲。告以復讎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爲長。柔方會兵趨中山。(今直隸眞定府定州)而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於狼牙嶺。柔馬跌。爲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强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爲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會)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爲變。質(至)其二親於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爲二親屈。遂降。蒙

金烏古論德升等死節

古以汞爲河北（治直隸大名府）都元帥。【義厲】汞之所處，卽徐庶之事也。其賢於王陵遠矣。厥後終臣於蒙古，而反爲鄉道以滅金，則其害於義也，可勝言哉。【註音】徐庶見二十六卷十三。王陵見九卷九。

【綱】秋八月，蒙古木華黎攻取金河東諸州郡。金元帥烏古論德升等死之。

【目】木華黎圍太原（今山西太原府，河東治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意）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今山西平陽府），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訛

出虎守汾州。今山西汾州府。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刺都守潞州今山西潞安府。城破皆力戰而死。【綱】冬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

【綱】己卯十二年。金興定三年。春正月金人復寇西和成鳳州見上十三。入黃牛堡。吳政拒戰死之。【綱】金人復大舉圍棗陽趙方使知隨州屬湖廣德安府。許國等率師攻唐鄧以救之。【目】完顏訛可圍棗陽見上。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見五卷十七。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及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見卷八十七。又命其

子范監軍葵爲後殿。綱 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簽書院事。目 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爲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謚。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四人爲百代絕學之倡。尚未賜謚。乃上言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綱 三月。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綱 夏四月。曾從龍罷。綱 復以安丙爲四川宣撫使。目 興元見上六卒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安丙。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使事乃

趙方戒諸將

定耳。會詔丙爲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見八四卷二九路安撫使。民心始安【綱】六月。安丙討張福誅之【綱】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大敗之追至鄧州而還【綱】冬。十二月。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分道伐金。

【目】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會其保甲燬毀焚也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綱】庚辰十三年。金興定四年秋八月。太子詢卒。諡曰景獻【綱】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目】丙遣去聲夏人書定議同舉伐

金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見八十卷三一)秦(秦州屬陝西鞏昌府)鞏(即鞏昌府)鳳翔(今陝西鳳翔府)秀丁煩(欲)節制且傳檄(吸)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綱 九月夏人圍金鞏州官軍會之不克而還。

綱 冬十一月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曆

目 楚材遼東丹王突欲(見六一卷十六德光)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金宣宗年號)三年爲中都(見上二一)行省員外郎中都陷(見上二二)遂降於蒙古蒙古主(鐵木真)嘗訪遼宗室名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讎吾爲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

灼羊胛以符吉凶

北面事之。既爲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讎君父邪。蒙古
主重其言。命處左右。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
歲於太玄。見十九卷九。時從征西域。去年九月，鐵木真伐西域諸國，以金
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
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胛夾。背胛。以符之。然後行。

雲間張氏曰，楚材八世祖，遼之宗室也，後人不能復讎而降金，豈直二其心哉，忘君父之大讎者也，其既降於金矣，則楚材乃金之臣也，又不忠於金而降於蒙古，則是自祖以及孫，舉懷二心而忘君以事讎者也，何無愧心慙德而以懷二心之說告蒙古哉。

綱 辛巳。十四年。金興定五年。夏。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爲

理宗貴誠初名與莒

皇子。更名竑。宏囯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見八二卷）九。故事。於是立貴和爲皇子。以貴誠爲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太祖長子）之後。希瓐（盧）之子也。母全氏。家於紹興（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嗣。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去聲）之曰。今沂王無後。

宗子賢厚者幸具（俱也）以來。天錫渡浙（浙江在杭州府城東）。舟抵越（即紹興府）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爲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瑞）也。日者（卜筮之人）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名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去聲誇也）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洩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名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

綱目謹微之意

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發明】貴和乃太祖十世之孫德昭之後帝以國本未立特命選之此天下之至公也直書皇子定名分也名分定之於此然後史彌遠不可挾私以廢之矣此綱目謹於微之意也

【綱】秋八月任希夷罷以宣繒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簽書院事

【綱】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目】方病革載亟也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見入三卷二二學初知青陽縣屬江南池州府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

中教化。人以爲名言。方守襄漢（今湖廣襄陽漢陽二府）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晐（該）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爲名將。故能藩屏（丙）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綱】九月。立宗室貴誠爲沂王後。【目】貴誠凝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至

賈涉遺彌遠書

是立爲沂靖惠王後。沂王名柄。綱冬。十一月。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崔與之爲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目丙在四川。以攻爲守。威功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綱十二月。鄭昭先罷。

綱壬子。十五年。金元光元年。春正月。朔受恭膺天命寶于大慶殿大赦。目初鎮江都統翟朝宗得璽於金師。獻於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賈涉遺去聲書彌遠。謂天意隱而

史彌遠納美人瞷竑動息

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彌遠不懌。

【綱】夏。五月。進封子竑爲濟國公。以貴誠爲邵州（今湖廣寶慶府）防禦使。

【目】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瞷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瞷入聲。伺也。）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今廣東瓊州府）崖（今瓊州府崖州）曰。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

慧日閣屏人語

遂爲新恩以日非新州（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則恩州（今肇慶府陽江縣）也。彌遠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眞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設飯（返）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淸之登慧日閣。屏（丙）人語（去聲）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爲沂王後者之邸見四八卷四）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淸之曰。不敢。乃以淸之兼魏

鄭清之斷理宗

天眷理宗之先兆

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謁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平聲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耕僕不能數。上聲擯相日。僕雖儒行。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言詳悉數之。非久留不可。雖更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也。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撼。點頭以應也。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蘗見十四卷三一。竑之失言於帝。覘記希幸。也。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覽 竑以權臣當國。不能愼重而輕眺如此。則他日得禍之慘。豈非自掊也哉。雖然。此亦天眷理宗之先兆也。

綱 六月愈應符

卒。綱 秋。八月。長星見。現 西方。目 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眞 金本號。 將易主矣。綱 九月。以宣繒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 [illegible] 簽書院事。綱 冬 十二月。以李全爲保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目 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歎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綱 蒙古鐵木眞入西域。屠蔑里城。滅回回國。大掠忻都而還。目 蒙古主 鐵木眞。 入西域。圍塔里寒寨。拔之。進薄 博 逼也。 回回國。其主委國而去。蒙古主遂進

角端

耶律楚材因事納忠

次於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械曉也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質義】角端之獸考之經典質之子史雖無其實然則楚材以是而諫蒙古者亦可謂因事納忠也

【綱】癸未十六年金元光二年春三月蒙古木華黎死於解州【目】木華黎自河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師還至解州屬平

卒。綱秋八月，長星見現西方。目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眞金本號將易主矣。綱九月，以宣繒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䇓簽書院事。綱冬十二月，以李全爲保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鎭撫副使。目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歎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綱蒙古鐵木眞入西域，屠蔑里城，滅回回國，大掠忻都而還。目蒙古主鐵木眞入西域，圍塔里寒寨，拔之，進薄博逼也回回國。其主委國而去，蒙古主遂進

角端

耶律楚材因事納忠

次於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械。曉也。）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質實 角端之獸。考之經典。質之子史。雖無其實。然則楚材以是而諫蒙古者。亦可謂因事納忠也。

綱 癸未。十六年。金元光二年。春三月。蒙古木華黎死於解州。目 木華黎自河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帥師還至解州（平陽

掇里班曲律

四怯薛

達魯花赤

馬前卒。木華黎從鐵木眞首預謀。與博爾朮博兒忽赤老溫。俱以忠勇事其主。號爲掇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官則爲輔相焉。

綱夏五月。蒙古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目蒙古主以西域漸平。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猶華言掌印官也。綱六月。程卓卒。淮東制置使賈涉免。綱冬。十二月。以許國爲淮東制置使。目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朔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

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翳也。遂易國文階爲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見上 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英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綱 金主珣卒。子守緒立。 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傳國於其子德旺。

綱 甲申。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 春。三月。名崔與之爲禮部尚書。以鄭損爲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綱 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云 尊皇后爲皇太后同

聽政。封皇子竑爲濟王。出居湖州。目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見上二九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

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見三五卷三十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至。則昀已即位矣。遂稱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今浙江湖州府

綱　九月。詔傅伯成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

寶謨閣學士。辭不至。【目】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
老儒。遂詔傅伯成楊簡及柴中行。俱奉朝請。見十五卷二三
伯成。簡。辭不至。【綱】以眞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
居郎。【目】初以德秀兼侍讀。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召
魏了翁爲起居郎。德秀之爲起居舍人兼宮講也。言
事不避權貴。且惓惓於復讎。知彌遠欲以爵祿縻天
下士。慨然謂劉爚藥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
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今湖廣長沙府。
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

魏了翁築室白鶴山下

帝開納之。了翁當開禧（寧宗年號）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柟（南）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定府。（今四川嘉定州。）尋築室白鶴山（在四川邛州城西。）下。（了翁。邛州蒲江縣人。）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及書箱。）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爲潼川（今四川潼川州。）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賜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

【綱】追封希瓐爲榮王。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帝追封所生父希瓐爲榮王。生母全氏爲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綱】冬。以葛洪同簽書樞密院事。（簽

